

師範小叢書

西洋古代教育

孟憲承著

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師範小叢書

西洋古代教育

孟憲承著

西洋古代教育

目次

第一章	緒說	一
第二章	希臘教育的前期	六
第三章	希臘教育的後期	一八
第四章	羅馬的教育	四四
第五章	中古時代的教育	五一
	參考書舉要	六三

西洋古代教育

第一章 緒說

一

「教育起源於什麼時候？」有人要問：

我們可以說：有人類社會的組織，就有教育了。社會裏的個人，有生有死，而社會的組織，卻不斷地綿延。這一方面靠着生理的繁殖，一方面更靠着成人把他們所獲得的經驗——習慣、技能、知識、理想——傳遞給幼年。社會生命的火把，就這樣一代一代地傳遞下去，永遠是燃燒着。這經驗的傳遞，便是最廣義的教育。在這意義上，教育的起源，和人類社會的起源，同其邈遠了。

但這最廣義的教育，在原始人類，並不具有我們今日各種教育形式。他們學打獵、飼畜、烹飪，

學戰鬪，學製機械，在兒童時期，只是模仿的遊戲（imitative play）；較長大些，便跟着成年去做，是一種直接的參加（direct participation）。這是他們所有的實際教育。他們要獲得成年社會的習慣、道德，便有一種「入族儀式」（initiation ceremony），兒童一到成年，受最嚴厲的教誡，行最鄭重的宣誓，纔能加入成年的社會。這就是他們的理論教育了。杜威（Dewey）說：

「野蠻的社會大半靠着團體生活去灌輸幼年人以必需之傾向，成人需要何團體生活去維繫他們事羣的忠心，即幼年人需要何團體生活以資觀感。除了收納青年做團體中完全分子時所用的「儀式」外，他們並沒有特別的方法，材料，或制度，用來施行教育。兒童大半靠着參與成人所做的事，去學習些成人的風俗，獲得他們全部的感情和觀念的模樣。這種參與有一部分，是直接的，就是參與成人的職業，做一個學徒；有一部分是間接的，是好像戲劇的扮演作用，兒童效法成人的動作，由此學得成人的榜樣。依野蠻人看來，找出一個地方，專備人學習之用，除學之外，無所事事，似乎是一件荒謬的事情。」（見杜威民本主義與教育第一章。）

到文化進步了，成的經驗，單憑着遊戲的模仿，或直接的參加，便不能傳遞的了，這纔不能不

有直接的教育，文化愈演進，直接教育的需要愈增加。到我們今日，一個人到二十歲的年齡，還不能脫離學校的生活。

我們講教育史，應該從正式的、直接的教育開始時開始。

二

上古歐洲文明的出發點，一是埃及的尼羅（Nile）河。一是亞洲西部的阿付臘底斯（幼非 Phrates）和底格里斯（Tigris）兩條河。兩河流域又喚做美索不達米亞（Mesopotamia）。在那裏，文化的中心點，先在兩河下流的巴比倫（Babylon）次由河上溯到亞敘利亞（Assyria），復又回到下流的巴比倫，但換了加坦人（Chaldeans）做主人翁。還有兩河流域的西鄰，有兩個民族，雖然政治上沒有獨立的地位，對於歐洲文化，也各有極大的供獻。一是創造基督教（Christianity）的希伯來人（Hebrews），一是發明拼音字母的腓尼基人（Phoenicians）。

關於上列各民族的教育，遺蹟既是稀少，材料也不易搜尋，我們在這小冊裏，也就「缺如」了。

我們講述西洋古代教育，從歐洲文明之花開放得最燦爛的希臘（Greece）和羅馬（Rome）開始。

在希臘的斯巴達（Sparta）強盛時期，約西曆紀元前750以後，相傳羅馬城也同時建造（紀元前753）。希臘亡於紀元前336，那時羅馬漸漸稱雄於意大利了。說希臘政治生命的斷絕，並不是說她文化生命的中衰。在事實上，她的文化，正在跟着羅馬政治勢力膨脹。到了紀元476，羅馬陷落，日耳曼蠻族各部落，在歐洲橫行，希臘和羅馬的文明，纔黯然地埋沒了。

希臘在人類史上，開闢一條新路，就是她在絕對受「民俗習慣」（*folkways*）之模仿的支配的先民中，第一次開了個性自由活動和創造的紀錄。在沉霾的古代，放出文學、哲學、藝術，乃至學科的奇異光彩來。希臘人是富於想像的、藝術的、創造的。至於羅馬人，恰恰相反。他們是具體的，務於實行的。但是他們的實際組織的能力，也就勝過了希臘人。他們遺留在歐洲文化上的寶產，是政治、法律的典章制度。希臘和羅馬，成了歐洲文明最早的兩個原素。

從西羅馬滅亡（476）到第十四世紀初年（1301）之間的八百年，是歐洲史上的中古時代。（舊

說以美洲之發現——1492——或東羅馬帝國之淪亡——1453——作爲上古和中古的界線。我們在文化史的立場上，主張以文藝復興（Renaissance）運動開始年代，來分割上古和中古，比較合理些。請參考陳衡哲女士西洋史上册一五二頁。）

中古時代，也稱爲「黑暗時代」（Dark Age）。因爲日耳曼的蠻族，起先把希臘羅馬的古文化摧毀了。但是，看啊！光明也就從黑暗裏透射出來。這「譬如春天將來之時，雖然朝風夕雨，天陰地濕，而燦爛的春光，卻是非此不得釀成的。」第一，支配中古歐洲人思想行爲的基督教，雖然一方面幫着壓迫古代的文化，一方面又潛潛地護藏着古代文化的種子。第二，日耳曼民族，也具有特殊的創關的進取的天才，先受了基督教的洗禮，再受了希臘和羅馬的薰陶，終於造成了今日歐洲人的生活和文化。這樣，基督教和日耳曼人，又是歐洲文明的兩個原素。

這小小的一册「西洋古代教育」就先從希臘的教育敍起，次羅馬的教育，復次中古基督教的教育，到文藝復興前爲止。至於那可愛的文藝復興後的教育，在這裏就不得不割愛，留着在「近代西洋教育」裏，再講述了。

第二章 希臘教育的前期

一

「這一千年的希臘歷史，我們應該把他當做西方歷史的大轉樞看待。同時牠又靠了西方，成爲世界史的大轉樞。這個歷史有三件特殊的事情，是最當注意的：第一是他所收束的，第二是他所成功的，第三是他所開創的。他所收束的，是太古時代的傳說和威權的專制。他所成功的，是世界上最美麗最完備的文學和美術上的創造，而且他所佔的時期，又是異常的短促。他所開創的是近代科學的建設，和我們生活的文化制度。」

英國有名歷史家馬爾文 (F. S. Marvin) 在他所著 *The Living Past* 裏面這樣說。是的，希臘在世界的文化上，的確佔着這樣偉大的地位。教育是社會的活動——是文化的一部門。我們要知道希臘的教育，先須對於希臘的社會和文化，作一番觀察。

希臘是巴爾幹半島南端的一個半島，隔着狹的地中海和亞洲歐洲兩大陸相望。科林斯灣 (Gulf of Corinth) 又把牠橫衝成南北兩部，所以牠的海岸線很長，而多曲折。平均牠的境內，無一處距海岸有一千里遠的。良好的港灣也很多，因此，航海和貿易，成爲他們民族的特長；地中海的東岸的名城巨埠，差不多都有他們的足跡。班都斯山 (Pindus) 從北面蜿蜒的走來，隨着這山脈在國境內的伸展，天然的劃成了二十餘個小國家——其實不過二十餘個都市，這種以山脈做天然界限而形成的許多小國，是便於各自爲政的。因此「都市國家」(city state) 「民主主義的自治政府的組織」在古代的希臘，很早的建立了。那邊有的是溫和的氣候，美麗的風光。到處是蒼鬱的叢山，面着明靜一碧的大海，光輝的太陽，懸在蔚藍的天空裏，撫慰着大地的一切，完成了自然界的美妙。這樣的景地，自然的陶醉了人們的心靈；愛美的心，無形中給環境激發起來。無怪乎希臘人把「美」看做僅比神次一等的重要。那邊的物產，也很富饒，千萬的松杉，在山上森森的錯立着。橘柚、橄欖、無花果、葡萄等佳果，點綴着山坡。山麓的草原，又是飼畜牛羊的放牧場；海邊有很大的漁區，山坡上也有肥沃的田土。這樣，希臘人對於物質的供給，又是非常豐厚的。

他們的生活，是幽閑而簡單的，因為他們有五六倍於他們的奴隸，為他們做飯烤麵包，以及一切家庭間煩瑣的雜事。（希臘人說：奴隸制度是使他們成為真正文明國民必具的制度；因為這些奴隸，給予他們可寶貴的閑暇。）他們的住所是很樸素的，一所土坯的屋子，只有四垛牆，一個屋頂，一扇通大街的門。廚房、坐起間、臥房等都圍繞在院子的四周。院子內一線噴泉，一座石像，幾顆樹木，很幽靜的布置着。他們的飯菜也十分簡單；所以他們吃一餐飯，絕對不需要很長的預備時間。他們吃麵包、喝酒，也吃菜，肉便不大吃了。他們的服裝很潔淨，耀眼的顏色，古怪的式樣，亞洲人所愛好的那種服裝，他們是很討厭的。他們祇穿一件長的白衫，打扮得很漂亮，如同現在意大利軍官穿着的藍色的斗篷似的，頭髮鬚鬚修飭得清楚。女子的服裝，更是避去引人注目的繁豔，否則他們便要認為俗氣了。（房龍人類的故事 *Van Loon: The Story of Mankind*，沈性仁譯本上册七〇頁。）

在政治上，因為他們是都市國家，國土小，直接民權便於行使，所以成了現代德謨克拉西（*Democracy*）的濫觴。因為他們環境的優美，使他們在藝術上有許多新的創見，阿林比亞的神殿，大祭

時的詩歌、音樂、戲劇、裸體的角力姿勢的雕塑、愛奧尼式科林斯式的建築，都使今日讀希臘史的我們，感到無限的生命之美的活躍。又因他們業商，常到各處去走動，智識的傳遞，隨着商品而與各地起對流。他們到一處發現了和自己國裏不同的風俗習慣時，便起懷疑；要解決懷疑，非憑着理性去自由思考不可。所以他們對現實的研究，從不受神話的蒙蔽，和教士的愚惑。全歐洲還高臥在愚昧的神權的睡鄉時，他們便發明了土水氣火的宇宙起原說，並且在醫術上算術上都有不少的發明。這種理知的科學的精神，一直造成現代西歐自然科學的空前的進展。便是在宗教上，他們雖也同樣的崇拜神，那象徵着希臘的美和智的阿婆羅神 (Apollo) 便是他們所崇奉的了；可是他們對神的觀念，並不如印度那樣的厭世，和希伯來那樣的空虛。他們不過把現實的生活上加一度理想化，便成爲神的國。所以風神雨神，在希臘人心目中，並不是萬能，不過稍爲比人靈異些罷了。在道德方面，他們也能憑着理性，不受任何支配，束縛的去自由確立自己的人生觀。

二

要詳細敘述希臘先史時期的教育，是不可能的。因為那時書契未作，所以人類活動的體相，我們無記載可以憑藉。幸而大詩人荷馬的作品，還能流傳到現在；他的作品，還能畫出希臘最早的教育輪廓來。

荷馬 (Homer) 相傳是希臘最古文學傑作兩大敘事詩 *Iliad* 和 *Odyssey* 的作者。他的生卒年月，無從考究。但從他的著作中去推想，大概在紀元前 850 年至 600 年間。關於他的誕生地點，曾經惹了一場很有趣的爭執，便是有七個大都市，互相爭論，以取得歷史上光榮的地位。不過多數意見，總以為是斯彌爾那 (Smyrna) 靠得住些。至於他主要活動的地域，是該奧斯 (Chios)。

荷馬的詩是敘事詩，所以在史學上是一部有價值的寶典。上面多神話，且多敘述英雄的會話。那時代史家稱為英雄時代。他又常常把當時社會生活上各方面的活動，發於吟詠，風化國人，所以柏拉圖又稱荷馬是希臘的教育者。我們讀了荷馬的詩，可以曉得希臘先史期的教育，主要的是家庭教育。因為那時是父權很盛的時候，所以希臘兒童孝親敬長的道德訓練，受得很深。至於他們的教育理想，也便在訓練成如何為家長為父的人材。他們的教學方法，是在日常的生活活動中，誘發

兒童的天性，同時利用仿效的性能，使兒童以雙親爲則的學得事神役物的方法。但是那時他們對於生活資料的取得，自然災害的避免，處處需要強健的體魄，所以競走、角力、射擊、狩獵諸技，是主要的學科。同時爲了祭神和涵養性情，音樂也很着重。女子教育則以良妻賢母爲標準。總之那時希臘的教育，是兒童在家庭以仿效父母的動作而部分的參加家庭實際生活，注意強健體魄的養成，和道德情緒的涵養，以爲他日生活的準備。

「英雄時代」的過去，希臘教育史上又有一個新的序幕的開展。

希臘人是亞利安 (Aryan) 族，後又分爲伊奧利 (Ionian)、多利亞 (Dorian)、愛奧尼 (Ionian) 三大族。這三族各具特殊性格。祇以伊奧利在三族中最爲凡庸，行爲似多利亞人，而性情似愛奧尼人，在教育上沒有值得記載的功績。所以在希臘教育史上，我們祇看見多利亞人與愛奧尼人的光榮。前者的代表有斯巴達 (Sparta) 人，後者的代表有雅典 (Athens) 人。斯巴達人有強悍的體力，勇武的精神；他們教育的目的，在作戰爭的準備，所以在文化上的供獻還少。現在世人所稱頌的希臘文明，殆專指雅典而言。要是沒有雅典人，那末希臘在世界史上是斷不會佔這樣的璣

燦的一頁的。雅典的教育，在時間上，又以波斯戰爭（紀元前 492—479）為自然的劃界；在此以前是前期的雅典教育，以後便是後期的教育。到了希臘為馬其頓所滅（紀元前 336—338）而她的文化更遠播出去。所謂希臘大學，又遍設各邦了。我們這裏先敘述斯巴達教育，次前期雅典教育。至於後期雅典教育，以及希臘大學，留待下章再說。

三

斯巴達 (Sparta) 人民分士族、平民、奴隸三階級。士族有九千人，是握有政權的統治者。平民有三萬人，僅有身體自由權和財產所有權；平時營工商業，戰時服兵役。而奴隸卻有三千萬，僅耕士族土地而營生，戰時有服兵的義務。士族以數僅三千的統治者，一面要制服士民，一面要抵抗強敵，自然非強健體魄鍛鍊精神以鞏固國力不可。所以自李考格法律 (Laws of Lycurgus) 制定後，斯巴達的軍國民教育，使正式確定了。不過這裏所謂國民，不是普通的，而是專指少數統治階級子弟而言。所以他們的教育，只是統治階級底特殊教育。

他們爲着國家的保存和發展，個人的義務，是放棄個己的利益以從屬於國家。所以生了小孩子，父母無權處理，先要受國家的檢驗，要用強烈刺激性的酒精來洗體，並且到國家的公共會議處去檢查。尪弱的孩子，是沒分享受國家的鞠養的，所以棄去。康健的兒子，被父母領回，也常施以刻苦的訓練。一會兒使他在盛燃燈火的室中，受強烈的光的刺激。一會兒又關在黑暗的房內，養成他恐怖不畏懼的習慣。七歲入市府立的公共訓練場（*Palaestra*），營共同生活，受嚴格的軍事教育；學球戲、跳舞、樂歌和五項競技（*Pentathlon*）指跑、跳、擲鐵餅、擲槍、角力，現在運動上的五項運動等名目和方法也淵源於此。至於日常生活，是羸衣惡食，有時不供給食品，而命其自己獵食。寢褥便是河濱的蘆葦，沐浴也就在河中。還有故意縱之偷竊，以不被偵獲爲貴。偶而察出，反要受機事不密的嚴罰，甚至鞭撻得裂膚流血，也不准哭泣。知識上的傳習，限於誦習李考格法律和荷馬的詩歌。十八歲爲實際戰術的學習，二十歲入兵營，做守衛。三十而娶，但仍留宿營幕中。那時年長者的權力很大，一般的總是少年的教師如發見少年的過失時，可隨時處罰。所以斯巴達少年對於年長者，是很敬畏的。女子教育也同樣的以勇武果斷爲則。教育方法，和男子相同；不過一在家庭，一在兵營罷了。曾

經有個婦人，在她的兒子出征時，她把一個楯給她的兒子，說：「打了勝仗可以持盾而回，不然就把你的尸體放在裏面回來罷。」還有一個婦人，有人把她的五個兒子都戰死的消息告訴她。她說：「我所要知道的，不是兒子的生死，而是斯巴達的勝負。」原來她們對國家的愛護，勝過她們骨肉間的慈愛。這種教育，處處以國家生存為前提，不容個性的發展。使每個國民都有健強的體格，勇武的精神，忍嗜慾，耐勞苦，所以能造成他們在歷史上的榮譽。

斯巴達人的長處，祇是強健勇武，至於從事學理的探討的就很少見。但在這裏，我們卻不能忘記一位值得記載的教育者畢達哥拉斯（Pythagoras）。關於畢氏生平，有很多奇怪有趣的傳說。有人說他是詩神阿婆羅的兒子，有說他有黃金的脛，更有人說他具有種種的神通。所說雖各有不同，但認其為希臘七賢之一，卻是大家一致的。他生死的確實年代，也很難考究。不過知道他在紀元前550年到500之間，在學術界是很有權威的。他在哲學上的創見，很有價值。簡言之，是以數為萬有底本體。他在教育上的見解，是尊重調和：如親子調和，神人調和，身心調和，及其他一切社會關係的調和。所以健全的調和，是他的教育的目的。在意大利的他的哲學盟社，也招收學生。但在容貌服裝

智、識、感情各方面，都要經過一番詳細的考驗，合格的才許入學。入學後的三年間，他不和學生覲面，只是垂簾施教，專務靜默寡言。這算是豫科。三年後，才許紀錄他口授的講義，陳述自己的意見，並且許其質疑問難。學科有宗教的道德、哲學、數學、物理學、音樂、體操等科，而以音樂數學爲尤要。因爲音樂是調和的要素，而教學是他的哲學的基礎。他的盟社，不久被反對者迫害，也就風流雲散，但其學說的衣鉢，卻有許多弟子傳受了。

四

雅典三面環海，交通便利，氣候和暢，山川明秀。所以人民活潑而好自由，富於想像而愛美術。他無論在道德、教育、政治各方面的理想，都和斯巴達不同。他們也和斯巴達人同樣的注重強健體魄的訓練，可是真正的美，他們以爲還得藉精神來表現。所以精神的修養，他們是特別注重的。人口有五十餘萬，除去十三萬自由民外，都是奴隸。這裏所敘述的教育的田園中，是沒有奴隸的蹤跡的。

雅典起初也和斯巴達同樣是王政。到紀元前 700 年，多利亞人來侵，國王哥德洛 (Crotus)

爲國家殉了難。國民爲着紀念哥德洛，便不再立王。國政由民選的執政官處理。表面雖爲民主，然而貴族權重，平民時起爭執。紀元前620年，達拉固 (Dracon) 被舉爲執政官，厲行苛法，人民嗟怨。到梭倫 (Solon) 出來執政，民難稍蘇。

梭倫原來是貴族，哥德洛的後裔。紀元前638年生於雅典。他的父親，不善積蓄，他不得已出外貿易，足跡及於愛奧尼亞、呂底亞、埃及，更遠及東方。對於各地方的法制風俗，都曾留心考察。歸國後，大得國人的信仰。紀元前594年，執政；在政治上，有很多重要的改革。而對於教育，更加提倡。他不如斯巴達人那樣偏重體育，也不如伊奧尼人的偏重文學。他一面注重養成公民，一面又注重個性的發展。尤其家庭教育，是他所重視的。他常說：忽視兒女教育的父母，兒女可以無供養的義務。又說學校在日出以前不可開，日沒以前不可閉。他的注重教化，可想見了。

雅典教育，在這時的設施，原也崇尚國家主義。以音樂體操爲主要學科。兒童在七歲以前，在家受乳媪或奴隸的看護，教材是遊戲和古代英雄傳記。注重尊敬長上，強健身體。七歲後入學校，受兩種訓練。一在體操學校 (Palaestra) 習體操及各項競技。一在音樂學校 (Didaskaleion) 習唱歌、樂

器，讀書，寫字，使兒童身心平行發展。俾優美的心靈，能寓於健全的體魄。兒童入學，有教僕（Pedagogos）伴隨。教僕是老成衰廢而識禮節的人，替兒童拿着書籍和樂器，伴送上學的。十五歲入體育場（Gymnasium），學習強烈的運動。十八歲入兵營，二十歲為國民，可以有餘暇從事戲劇、雕塑、建築等藝術的研究。至於女子並不受教育，不過從事家庭操作而已。

第三章 希臘教育的後期

一

波斯人侵略小亞細亞地中海沿岸的希臘殖民地的雄心，終於在紀元前 492 年爆發了波希戰爭。結果波斯大敗，雅典聯合愛琴海諸島國結提洛 (Delos) 同盟，自爲盟主。和東方各民族也常有接觸，貿易更加發達。民治思想，繼長增高。這時卻巧有大政治家波里克爾 (Pericles) 出來；波里克爾常有以雅典爲中心而統一希臘的志願，加之他又能契合人民心理，他知道波希戰爭以後，工商業發達，經濟生活，起了劇變，平民已代貴族而握政權。民權的要求，很是迫切，所以他累發擴張民權的言論，而且很有感動羣衆的能力。於是波里克爾由人民直接公舉，統理國政。他更廣納民意，改正憲法，從前握大權的執政官，和權力較小的官吏，這時都用民衆直接投票法補了缺。他又獎勵工商業，擴張海軍。各種學問和技術，也日新月異。豪傑哲人輩起；一時政治家有 Pericles 和 Themistocles。

locles 藝術家有 Myron 和 Phidias 歷史家有 Herodotus 和 Thucydides 悲劇家有 Aeschylus, Sophocles, Euripides 喜劇家有 Aristophanes。在很短的時間內，誕生這許多不世出的奇傑，可說自生民以來，未有盛於此時了。史家稱這時爲「黃金時代。」這時宗教道德，都破除了舊日的迷信和神權，而以理性自然爲根據。從此個人主義代替了國家主義。所以這時家聘新說，人炫異材。修詞雄辯之術，爲大多數青年所風從。詭辯學派，也就應運而興。大哲蘇格拉底 (Socrates)、柏拉圖 (Plato)、色諾芬 (Xenophon)、亞里士多德 (Aristotle) 相繼起而講學。現在分述於下：

詭辯家 (Sophists) 自稱爲哲人，從紀元前五世紀，一直到蘇格拉底時，是希臘學術上最有權威的一學派。他們主要的人物，有布魯推哥拉斯 (Protagoras)、哥期亞斯 (Gorgias)、克利底亞斯 (Criteas) 等。他們或借公共場所，或自設講壇，羅致門人，號召徒衆；而教以文法修辭雄辯之術。他們能供給當時一般人的需要，而使他們取得政治上顯要的地位。所以一時有政治野心的青年，靡然風從。他們取束修甚厚。在一個意義上，教學職業化，可以說是從希臘這一班詭辯家開始了。他們持

極端的個人主義，布魯推哥拉斯說：「人爲萬物的權衡」(Man is the measure of all things)。他們以爲各人的知識，是從各人個己的經驗中得來。真理是相對的，不是絕對的。祇要能把自己的意見說服多數人時，那便是真理了。學者們所當努力的，不在探索終究的真理，而只在講求說服多數人的方法。這學派的興起與發展，在雅典教育上的影響，是脫離舊思想的窠臼，而啓發自由。在教育實施上，是重教授而輕訓練，重理知而輕實行。在文學上也重形式而輕內容。這時起來糾正這派學說的，有大哲蘇格拉底。

二

蘇格拉底 (Socrates 469-399 B.C.) 生在雅典，父親是雕刻師，母是產婆。據色諾芬和柏拉圖的記載，他幼年曾學體操和唱歌，後學幾何和星學。他也曾列於詭辯派的講筵。而所以成他以後的偉大的，還是當時的社會影響。那時恰是波里克爾執政時代，在雅典的社會裏，富貴貧賤之間的階級意識，爲民治主義所搖惑而模糊。所以出身微賤的蘇氏，也能和上級的士流周旋，這在完成他的

性格上是一大助力。他初繼習父業，以後輟業而委身於真理的研究。貧乏的生計和不幸的——妻悍兒頑的——家庭，固然不能阻撓他；便是在那時一般熱中的青年如醉如狂地追求的政治慾，也不能動他的心。他也曾參與戰役，以絕倫的勇氣和堅忍，博全軍的稱賞。他眼看着詭辯學派風行了，倖進速化的浮薄思想，已支配了青年的生活。他常敝衣跣足，奔走市井，不受束修的教導他們。他那短小肥碩的體軀，蓬鬆的長髮，凸在額骨外的高而有光的眼球，扁平的鼻，和很大的嘴，常在街頭巷角可以看見。有時他矗立在屋簷下，有時蹲在屋角裏，和顏悅色的和人講論。對於當時社會的頹廢，政俗的腐敗，冷嘲熱諷，揶揄不遺餘力。這種言行，不久便惹起一部人的反感。紀元前330年梅利多斯（Melites）等三人以破壞宗教，否認國家所承認的神，另唱新教，使雅典青年腐敗的罪，訴於法庭。蘇格拉底對於這誣訴，還是很嚴正的答辯。他說無論那種法令，不能使他放棄天職，不能阻他聽從神明。他毫不畏懼的侃侃而談，也並不是爲要免刑，卻是以真理來折服誣告人，證明他們的無知和誤謬。不久這誣訟宣判了，准他納銀減刑，許多朋友也願意替他出錢。可是他說自己是有功於雅典的。國家正該加以禮遇，那裏還有罰金的道理。終於受了死刑的宣判；但他還是泰然。恰巧爲了德

洛司有祭肥緩刑。友人克利托 (Crito) 想勸他逃脫，並且作了脫獄的準備。他既寧守法而死，不肯壞法而生。行刑的那天，還沈靜的作哲學上的會談，對着快沒落的斜暉，從容仰藥而死。

蘇氏感人最深的，是他人格的偉大。他的學說，以爲人民道德的低落，都是由於無知。所以倡「知識就是德行」說 (Knowledge is virtue)。他的口號是「自知」 (Know thyself)。他理想的教育，就是求知的教育。不過這裏所謂「知」不是限於個己的知，而是人類共同普遍的概念的知。布魯推哥拉斯曾說，人是萬物的權衡；他不認共同的標準。那種學說的流弊所至，使人各是所是，各非所非，而使知識界陷於混亂的狀態。蘇氏卻說個己知識的對象，儘可不同，而抽繹其共同之點，卻會得到普遍永久的概念。他的求知的方法，是啓發的問答，世稱「蘇氏法」 (Socratic Method)。他的辯證法底第一步是消極的，先打破對話者愚妄的成見，使對方自覺其無知，這稱爲「蘇格拉底的諷喻法」 (Socratic irony)。他常自己居質問者的地位，使對方自由陳述意見，他很巧妙的如連珠般層層詰問，對方的解答，前後相互矛盾，不得不心悅誠服的來求教。然後自己再結論出正義來，這第二步，是積極的，也稱爲「蘇格拉底的知識產生法」 (Socratic maieutics)。

現在舉下列的一段對話，作「諷喻法」的例子：

「一回一個名叫攸雪特馬斯 (Euthydemus) 的少年，去見蘇氏，他自命為青年政治家。蘇氏說他必定會知道怎樣才是公道的人，這少年也就毫不疑惑地說是知道的。」

蘇 那末，我們有數種行為，是合於公道的。

攸 這是當然。

蘇 你能告訴我那些行為是合於公道的嗎？

攸 是的，便是那不合於公道的，我也能說出來。

蘇 很好。假設分書相對的兩行，一行是公道，一行是非公道，可以嗎？

攸 可以的。

蘇 虛偽屬於那一行呢？

攸 屬於非公道行。

蘇 欺騙呢？

攸 也在這一行。

蘇 偷竊呢？

攸 也在這一行。

蘇 奴辱他人呢？

攸 也在這一行。

蘇 以上所舉的，沒有一項可以列在公道行嗎？

攸 我還未之前聞。

蘇 假設爲捍禦國家，而戰勝了敵人，且奴辱之，這不是公道嗎？

攸 這卻是公道。

蘇 假設掠奪了敵人的貨物，再把他誘入陷阱，這種行爲怎樣呢？

攸 這種誠屬正當，不過這是對付敵人，我以爲你剛才所指的，是欺騙，或虐待朋友。

蘇 然則在某種情形之下，我們不是將列一種行爲於兩行了嗎？

攸 我也以為是這樣。

蘇 現在便再就朋友而言。假設一個將軍統率了軍隊去打仗，這一部隊的士兵，都頹喪而無關志。那將軍就哄着士兵說：有救兵到了。這樣士氣振作，因而戰勝了敵人，這也是欺友嗎？將列那一行呢？

攸 這要列在公道行。

蘇 假設一個病了的小孩，不肯吃藥。他的父親騙他說，這藥是很甜的，小孩吃了因而治愈了病。這又將在那一行呢？

攸 這也當列在公道行的。

蘇 假設遇了一個發瘋的朋友，正要自殺，你便偷偷的把刀藏起來，這也是偷竊的行爲，該屬那一行呢？

攸 這也是當列在公道行的。

蘇 你剛剛不是說不能欺騙朋友的嗎？

攸 是的，我將完全撤回我剛才所說的一切話。

蘇 我還要問：你以為自願違公道和無心違公道，是誰為正呢？

攸 蘇格拉底喲！憑良心說，我對我自己的答語，已不能自信。因為怎樣總和我先前所存想的完全相反。」

關於他的死，前面已約略的說過了。他的死，充分表現了他一生的意義，並且表現了希臘的普遍主義與個人主義的衝突，雅典的守舊派和文化運動的衝突。他沒有建立什麼思想系統，也沒有什麼著作。可是單他的大弟子柏拉圖的那不朽的對話集（Plato's Dialogues）也就使他的精神不朽了。中間有名的一篇名叫飛多（Phaedo）這樣的記着：

「他立起來，和克力托走進浴室去，克力托吩咐我們在外守候；我們等待着，且談，且想……我們悲哀的深重；他宛似一個父親，正要從我們被奪去了，終我們剩下的身世，將變作孤兒了……現在將近日落的時候，因為當他們在裏面，已好多時間過去了。他出來之後，重和我們坐在一處……但講的話很少。不久獄卒……走進來，站在他旁邊，說道：「蘇格拉底呀！我知道，凡曾到這

裏來的人們中間，你是頂高尚，頂和善，頂頂好的人了。我料你不會有別人的火冒脾氣，當我服從命令，叫別人服毒的時候，他們要對我發怒咒詛——真的，我相信你一定不會對我火冒的；因為你知道，作惡的原因不在我而在別人啊。那麼再會，你試輕輕的擔當了這不可免的事罷；你是知道我的職司的。」於是他眼淚奪眶而出，轉身走出去了。

「蘇格拉底看看他，說道：『我報答你的好意，當照你的吩咐做。』於是他又回顧我們，說道：『這個人何等有趣啊，從我到了獄中，他常來看我，現在你們看他又怎樣慷慨的爲我傷悲啊。可是，克立托呀，我們必得照他的話做了；若毒藥已預備好，把杯子拿來罷；若還不會，叫侍者預備些出來。』」

「克立托說，『但是，太陽還在山頂上，許多人都服得遲；佈告出來之後，他們便吃呀，喝呀，一縱感官的行樂，所以不要急，還有些時候哩。』」

「蘇格拉底道：『是的，克立托，你說人家怎樣做是對的，因為他們想就攔一刻也可得到些好處；可是我這樣做就不對了，因為我並不想扣留而救回一條已過去的生命；我對此只得自己

好笑自己了。那麼請你照我的話做罷，不要拒絕我。」

「克立托聽了他的話，便示意僕人；僕人便走進去，停一歇回來，同了獄卒，拿着一杯毒藥。蘇格拉底說道：『我的好朋友，你對這些事體有經驗的，請指示我怎樣做法。』那個人答道：『你只管在地上走，走到腿裏疲乏，於是躺下來，毒就發作了。』同時他將杯子傳給蘇格拉底，蘇格拉底以最安閑最溫和的態度，沒有做些兒恐怖，也沒有做些兒變色改容，兩目注視着獄卒如他的故態，取了杯子，說道：『你看傾一些杯中物以爲神的奠酒怎樣？可以不可以？』獄卒答道：『蘇格拉底呀，我們只預備我們看來恰夠的分量。』他於是說：『我明白了；但是我還可以而且必得祈禱神們，保佑我從這個世界到另一個世界路上的平安——那麼，這個禱告，可以允許我罷。』於是他將杯子放到唇邊，十分從容，欣然把藥呷了。

「直到此刻我們大抵都能抑制我們的悲哀，可是現在我們看他在呷，再看他呷乾淨了，我們再也忍不住了。我不由自主淚如雨一般直注下來；所以我掩面痛哭自己，因爲我一定不是哭的他，而是想到我自己的苦難，失去這樣一個同伴。這也不是我第一個，克立托先覺得禁不住自

己的眼淚立起來走開了，我也跟過去；正當此刻，直哭到現在的阿坡羅多耳（Apollo-dorus）忽然放聲大號，使我們都膽怯起來。蘇格拉底獨自保持着鎮靜，他說：「那裏來這個怪聲？我叫女人們走開，正爲不要她們來這樣討厭，因爲我曾聽到一個人應當在和平中死的。那麼，安靜些，有點耐心罷。」我們聽了，覺得慚愧，收住了眼淚；他在地面上走，直等到他說自己的腿載不住了，然後他照着指示仰臥在地上，那給他毒藥的人時常看他的腳和腿，繼而緊按他的腳，問他能否覺得；他說，「不；」那個人又按他的腿，漸按漸上，給我們看他是發冷而硬的了。於是蘇格拉底自己也覺到，說道，「等毒攻入了心，就完結了。」現在開始冷到腰部了，他揭開了自己的面孔（他本已把自己掩上），說道，——這些是他最後的話，——「克立托我欠阿斯克利匹（Asclepius）一隻雞錢，你能記好還他嗎？」克立托就說：「我要去還的，還有別的事嗎？」對這一問就沒有回答了；一二分鐘之後，聽到移動的聲音，侍者揭開來；他的雙目定着，克立托合上了他的目和口。

「這樣便是我們朋友的結局，在我知道的人裏面，他真可以叫做至慧至正至善的人了。」

三

柏拉圖是雅典人，紀元前427年生。父親是貴族，饒於資財。這在發展他的詩歌的天才上，是很有影響的；因為那時雅典是希臘文化的中心，而他又出自名門，所以能得着豐富的教養機會。他也當過戰士，能傑出儕輩。曾在易特密亞的競技 (Isthmian Games) 中得過兩次錦標。到了二十歲，他纔入蘇格拉底之門，就在「牛蠅」——蘇格拉底自稱——的指導之下，從簡單的辯駁，進於細心的分析，而到成熟的討論。「感謝神呀！使我生就是希臘人而非蠻夷，是自由民而非奴隸，是男子而非女子，不過最難的，是使我生當蘇格拉底的時代。」他這話，可見他對他老師的傾嚮了。他二十八歲時，蘇氏演着最後的悲慘的一幕；這黯淡的陰影，使他腦裏常盤旋着：「那流氓的民主政體，非剷除不可，要讓至慧至善的人來統治纔行。」在和他老師相處的八年中，記敘蘇格拉底學說的對話集已着筆了；還有幾篇論文，論友誼 (Lysis)，論勇敢 (Laches)，論節制 (Charmides) 也是在那時做的。不久，他爲了營救蘇格拉底的嫌疑，離去雅典到 Megara 和數學家歐几里特

(Eucleid)交。又周遊愷勒乃 (Cyrene)、埃及等地，以後他到意大利，從畢達哥拉斯派學徒交遊他們的政治活動，又暫時的引起柏拉圖的政治的興趣。他便到西西里和政治家提益 (Dion) 結交。後來竟因此而得禍，由西西里官吏之手，交付於一斯巴達人而販賣於奴隸市場。幸得他一個朋友設法將他贖回。這一次漫遊，在他思想上，有兩件重大的變遷。一、他受了畢達哥拉斯派的影響，二、他想到敘拉古 (Syracuse) 建立他的理想國。這時他回到雅典已是四十歲以上的人了。許多雅典人這時反悔了不該處蘇格拉底以極刑，所以對於柏拉圖風塵僕僕的歸來，倒很誠懇的歡迎他。柏拉圖也便在阿卡的米亞 (Academia) 設一個學園講學。這學園就叫 Academy。他在學園裏教授弟子，有時也到外面作講演，一面就完成他的名著對話集 (Dialogues)。他的晚年，和他幼年一樣的愉快。四方都有他的學生，那些學生的成功，又時時傳來對柏拉圖的歌頌。「他安居他的學園裏，在一羣學生裏面踱來踱去，給他們種種問題和課業，叫他們去探討，等他再來時向他們要報告和解答。」洛士佛科 (La Rochefoucauld) 說：「老來如何好，少有人能曉。」柏拉圖是曉得了。學要梭倫 (Solon) 那樣學，教要蘇格拉底那樣教；領導熱心的年輕人，而求得友伴之理知的愛。所以學生無

不愛他如他愛學生一般；他不但是他們的哲學家 and 嚮導，並且是他們的朋友了。有一個門弟子，臨着那個大陷阱——叫做結婚，也請這位大師去吃喜酒。柏拉圖真所謂富於春秋，八十歲了，也居然光臨，高興地參加行樂。可是正當良辰在歡笑中飛逝，這個老哲學家到安靜的室隅去休息，坐在椅上小睡一下。到了早上，宴會已散，帶倦的客人走來喚醒他。他們發見就在那個晚上太平無事之中，他已從小睡而入於長眠了。雅典傾城的人，送到他墓上。】(Durant, *Story of Philosophy* 楊蔭鴻譯，古今大哲學家生活與思想，八三頁。)

我們知道詭辯學派的狂飈，動搖了希臘道德的基礎。蘇格拉底要圖道德普遍的存在，因此有「知識即道德」的格言。這格言是後來柏拉圖哲學重要基點之一。但柏拉圖在「知識即道德」之外，還有進一步的發明。他認為這裏所謂知識，不是指感官的知覺而言，是在所謂觀念(idea)觀念的世界，別於現象的世界，而是實體常住的，人世的攪亂，由於人人以現象世界為真，而自絕於實體常住的觀念世界。所以在蘇氏所求的是普遍的概念，至柏拉圖已成了「原型觀念」而有形而上的客觀存在了。

柏拉圖政治上的理想，有著名的共和國一篇，爲後代歐洲思想界的社會改造案的嚆矢。柏拉圖理想的社會，是貴族的，以今日的眼光去觀察，這不過是小部分的社會改造。惟其是小部分的，那改造纔會是根本的，澈底的，而成爲今日急進的社會政策的萌芽。他以爲國家不過是個人的擴大。所以國內三階級，和他所分析人的心理三部分相同。勞動者和人的嗜慾一樣，這一階級的任務，是爲國家供給食用。他們的最高尚的美德是節制。他們如很勤力的勞動，而吃喝能節制，這便是很可贊美的了。其次，武士階級，是等於一個人的情緒。他們對內對外保護國家。他們的美德是勇敢。他們要能以意志統馭情緒。再其次，哲學家或君主階級，等於一個人的頭腦。是能以他們的見解，制定法律，統治全國的。所以他們的美德是智慧。三階級權力分配適當，理想國纔可以實現。理想國內，最高階級，是撤廢財產私有制度的。

柏拉圖在他的理想國內，教育的設施怎樣呢？他以爲每個兒童出世以後，要受完全均等的教育。雖然天才在那裏，驟然地是找不出，但是我們須得到各處各階級裏去大公無私的找。第一步就是普及教育。兒童出世後十年的教育，以體育爲主。每個學校，對於體育運動的設備，是萬不可少的。

課程的全部，是遊戲和運動。要把身體練到很強健活潑，再不會要醫藥。不過單是競技體操，將把一個人弄得太片面的發展了。『我們怎樣會找到溫和的性情而兼有大勇呢——這二者是好像不容的。』只有音樂的韻律與和諧，透入了人心靈深處，會使心靈美妙化的。所以音樂的訓練，也很重要。十六歲以後，音樂的個別訓練，停止了。至於合唱和公共競技一樣，是要學生繼續的。數學、歷史、科學等枯澀乏味的內容，必得由音樂來供給以令人愛好的形式；所以對於兒童教材，儘可能的編成韻語，使教材的內容美妙化，而有兒童自由精神流轉的餘地。『教育的初步，卻用不着一絲強迫，因為一個自由人也應當自由的取得知識……在強迫之下所獲得的知識，不能深刻地記在心上的。』所以不要強迫，寧可讓早年的教育，當作一種歡娛，如此便容易發現兒童天性的傾向。『這可說是他的幼稚教育意見。青年在十八至二十歲時服兵役，一到二十歲，歷年所受的教育，都要受鐵面無私的『大檢閱』(great elimination)。這種考試，非比尋常，『該規定他們種種勤勞辛苦和競爭』。使凡有一技之長的，都有機會表現；有些微瑕玷的，也必得暴露出來。在這裏落選的，便是商人、書記、勞工、農夫。及格的，再受十年身體上、思想上、品性上的教育和訓練。算術、幾何、音樂、天文是必修科。以

後還要受格外嚴厲的第二試：落選的充國家佐治官、行政助理和軍事人員。及格的專修哲學。他對哲學的修習，有一句有趣的話：『這個珍饈，不好嘗得太早。因為年輕的人，嘴裏初次嘗到哲學的味兒，就把辯論當做嬉戲，時時要駁責詰難。宛比小狗看見任何人走近來，都歡喜抓撲扯弄的。』哲學主要的意義有二：一是思想澈清，一是統治賢明。柏拉圖自己觀念學說的研究，也在這時開始了。亞里士多德曾說：柏拉圖的『觀念』與畢達哥拉斯的『數』是相同的。畢達哥拉斯以為世界是給數學的定理和法則主宰着的。而柏拉圖的意思，神也是常常在推演幾何定律的，所以柏拉圖在他的學園門上，孤峭的放着幾個字：『不解幾何者勿入內。』凡人專攻『觀念』學說滿了五年，已能夠從感覺的雜亂之中，認出思想的體系來。然後能出來執政，把這些思想，應用到人事和國政上去，那就是『哲學之王』（philosophor-king）了。

柏拉圖的學說，已如上述。牠的影響怎樣呢？理想國，烏托邦，誠然是不容易在這世上實現的。但是，畢竟是哲人的頭腦呀！他的話竟把中世紀一切情形，在千餘年前打了樣。後來基督教的領域內，把人民分作勞工、軍人、教士。教士們獨占了文化的工具和機會，並且握着幾乎無限的威權，統治地

球上半個頂強盛的大陸。這些教士，不就是「哲學之王」嗎？天主教中的許多政制，至少是受柏拉圖「天堂的謊語」的影響：一切天堂、地獄、贖罪所，都在共和國最後一卷中。經院哲學的宇宙觀，也不過是觀念學說的一種註釋。甚至中古教育上的「四藝」（數學、幾何學、音樂、天文學），也模仿着柏拉圖所計畫的課程。一千年中一切商人、軍士、諸侯、國君，全都屈膝臣服於羅馬教皇，都是這位大哲人精神上的光輝的遺照。至於他的教育學說，則囿於時代階級觀念，昧於自由個性之發展，是其缺點。而他注意學習動機，注意教材的興趣，謀身心平均的發達，這些都是有永久價值的。

四

色諾芬 (Xenophon, 434-355 B.C.) 是雅典名門之後，但十分的愛斯巴達。所以他的教育學說，和斯巴達人很相近，注重勇武的道德的訓練。他自己雖沒有敢遠離雅典而到斯巴達去，卻把他的兒子送到斯巴達去留學。但他對於體罰，也不以為然。他只注重有力的指導，若以體罰祛除被教育者的弱點，那他看來是教育的下乘了。不過色諾芬忽視理智的修養。他嘗說：青年教育的主要任

務，不在智識的獲得，而在喚起高尚的情操和實用的技能。我們只要明瞭那時雅典風俗的頹靡，便可以知道他這種矯枉過正的言論，也算能洞矚時弊的。關於女子教育，他主張女子也要受讀書習字及其他文藝的陶冶，來鍛鍊她們的精神，不僅受一種家事訓練便算完了。在那時有此卓見，也值得特別敘述的了。色諾芬有部教育著作，名 *Kyru Paideia*，專描寫古代波斯人的教育法。

五

亞里士多德 (Aristotle) 於紀元前 384 年生於馬其頓的斯泰奇拉 (Stagira)，距雅典北面約二百里。他的父親是王家的侍醫。這醫學的空氣，便是養成他心理上一種科學傾向的根本。關於他的幼年，還有許多傳說。有人說他從小生活放蕩，罄盡祖產，於是投軍以免凍餒，不久又回到斯泰奇拉行醫，到三十歲，纔到雅典從柏拉圖研究哲學。比較可靠而同時為一般傳說所公認的，是他在十八歲那年，入了柏拉圖的學園。他在學園中有極高的地位和名望，對於修辭學文藝各科，都很有興趣。柏拉圖很早便賞識他，稱他為學園的「靈魂」。他常常化了許多錢去收集稿本，為幼立匹第

以後集成圖書館的第一人，也是圖書分類原則的創造者；所以柏拉圖又稱亞里士多德的住宅爲「讀書人之居。」在這時我們可以看出亞里士多德哲學的兩大本源已確立：一是遺傳的對醫學的研究和實驗的興趣；二是在學園裏所得的各種修辭文藝等的知識。到了柏拉圖的暮年，許多人都確鑿的說他和亞里士多德有相當的不睦。其實亞里士多德的思想，富於創造和獨立的成分。在他的研究與修養之中，已顯示他的智慧是不會和柏拉圖同盡的。所以他對這「精神之父」的學說，也發現若干的缺點。他嘗說：「吾愛吾師，吾尤愛真理。」紀元前320年柏拉圖死，他也離了學園。有人說他曾到雅典，創辦了一個演說學校，同愛索克拉底（Isocrates）對抗，在這校裏，有一個富家子赫密亞（Hermias），不久做了阿塔內斯（Atarnens）的王，就請亞里士多德到宮廷裏去，並且爲報答老師的恩惠起見，將一個姊妹與老師結婚。直到亞里士多德的遺囑裏，也還十分恩愛這妻子呢。過了一年，應腓力王召，做亞力山大的師傅。亞力山大嘗說：「生我的是我父，使我怎樣做有價值的，生活的是亞里士多德。」從此我們知道以後亞力山大的偉大，以及克己的功夫，嫉惡如仇的心理，都非偶然的了。到紀元前340年，亞里士多德離開了馬其頓，又到各處遊歷。五十三歲時，創設

學院名爲蘭辛 (Lyceum)，與學生逍遙於綠蔭之下，世稱逍遙學派 (Peripatetik)。但他對院內一切設施，並不抄襲柏拉圖的阿卡的米。就在課程方面，阿卡的米尊重的是數學、政治哲學，而蘭辛則側重生物學、自然科學。阿提尼亞 (Athenens) 說：亞力山大王曾一次送了八百泰倫 (Talents) 給他的先生，去調查動物學。有一千多人分布在亞洲和希臘一帶，受亞里士多德的指揮，作生物的調查工作。甚至說亞力山大派一大隊人去探尼羅河發源地，爲什麼按期泛濫，也是亞里士多德授意的。一百五十八種憲法會典，也是爲亞里士多德要參考而抄出的。總之，以公家財富來經營科學事業，在西歐史上，這不能不算是第一次。以後因爲他一位姪子 Callisthenes 不肯尊亞力山大爲神，要被處死刑。他替姪兒辯護，與亞歷山大失和。但同時亞里士多德又替亞力山大向雅典人辯護。那時雅典人呢，正反抗亞歷山大的統治，覓自由如餓虎一般。對於亞里士多德的論調，真是道路側目。可是我們這位老哲人，並不冷淡，並不靜寂，他反而在四面楚歌之中，努力地衝鋒，追求他的功業。突然地亞力山大死了；雅典城的愛國者，大喜欲狂。後來亞力山大的繼位者 Antipater，進軍討伐這叛城，這時一位祭司名叫 Eurymedon，提出公訴，說亞里士多德曾教人祈禱和犧牲是無

益的。一時聲勢洶洶。他所感的羣衆的迫壓，較之蘇格拉底的晚境，殆有過之。於是我們這位老哲人說：『我不願再給雅典一個機會去犯第二次反對哲學的罪了。』便悄然的到了卡爾西（Chalceis），可是偏偏又害起病來，不久竟與世長辭了（紀元前322年）。

亞里士多德最大的貢獻是科學。希臘在以前，雖也曾有點科學，但多數和神學混爲一談。加之雅典政治上的紛擾，使哲人如蘇格拉底、柏拉圖等都捨了自然科學而追求倫理政治的理論。到亞里士多德便把希臘自然科學和道德兩大支流，總匯起來，集成宏富而有組織的學問了。在物理學上，他曾對於物質、運動、空間、無限、原因和其他這類的概念，加以精嚴的分析。在生物學上，他用的功夫更深：他覺察鳥類和爬蟲類在構造上是很接近的；猿猴在形體上是介於四足獸與人類之間；他更曾大胆的說的人和胎生的四足獸，是一類的動物（現在的所謂哺乳類）；在一個有機體的發育中，該類共同的性質，其形成先於該類專有的性質等。他又創立了胚胎學，曾對於小雞發育做一篇敘述。這些發現，直到現在，也都引人驚異。在哲學上，他重新估定知覺世界的價值，進而將概念和知覺不可分離的連合起來。又建立了發展（development）的學說。他的政治理想，以爲國家必須

完成個人的道德，必須是人民的教育者。他並不如柏拉圖建設一理想國，祇提出幾件與國家幸福有關係的事：如教育，如婚姻制度等。他以為國家雖是必然的產物，但亦因有相當的效用而存在的。

在教育上，他主張教育由國家掌管。他以為「最足使憲法垂之永久的，莫善於將教育制度，適應於國體。」兒童自小便要教他服從法律，因為「一個從不曉得服從的人，必不善於領導。」好國民應該二者兼能。而且歸國家掌握的教育制度，能在民族的分殊中達到社會的統一。「人生下來就有智力做他的武器，再有種種性質，可用了達到頂頂卑污的目的。因此他假如沒有德性，就是一切動物中頂醜陋，頂野蠻的東西，充滿淫惡的慾念。」給他德性的，便是國家。人生五年，是體育時期。在這期中，一切學問，都不講授，免妨害身體的發達；只須養成受風雨寒暑摧剝的習慣，增長其皮膚的抵抗力；而以遊戲為主要的科目。五歲至七歲是母教時期。男孩女孩，都要施以個別的訓練；男孩體強，宜加監督；女孩體弱，宜加保護。並且要在看了他人勉學的自發活動上，來養成他好學的習慣。七歲至十四歲，是公共教育時期。要養成兒童強健勇敢的體魄，故以體操為主要科。為了洗滌其卑野的感情，又要授以音樂。而讀寫圖畫等科，這時也開始初步的學習。十四歲至十七歲為智的教育。

的實施時期。十七歲到二十一歲，纔授以高尚的學科和專門的教育。

對於亞里士多德的批評，言人人殊。有人說：「柏拉圖那種改革的熱忱，對人類所懷憤激的愛，在亞里士多德身上我們找不到。他老師那種果斷的創造，崇高的想像，構造富麗而誘惑的理想的能力，我們在他身上也找不到。」但他在自然科學上的創見，是後來的人們不得不驚服的。雖然「他的自然科學只是一堆未經消化的觀察。他相信男子頭蓋骨的縫要比女子多，他相信男子肋骨每邊只有八條，」甚至「他相信女子要比男子少幾個牙齒。但是那時期還沒有一切幫助我們感官的工具器械，那是我們所要原諒他的。何況材料的收集和分類，特殊的發現，已遠在我們數千年前便能獨具隻眼的見到呢？他的邏輯，成了中古學者的典型，支配了將近一千年間人的思想。就從他的教育學說上看，當然也有很多不可磨滅的價值。」

六

希臘由蘇格拉底到亞里士多德，在國運上正刻畫了一條由盛而衰的坡形線。一切文化，到這

裏都呈成熟的狀況。所以『國家政治式微之際，便就是理知成熟之秋。』海該爾那句話，真是名論。自希臘爲馬其頓征服後，各學派繼踵而起，先是詭辯派的興起，使文法修辭論理各學，漸成專科。不久就有修辭學派 (Rhetorical Schools) 的興起，愛索克拉底 (Isocrates, 436-338 B.C.) 便是這派的領袖。至於大哲蘇格拉底之後，除了柏拉圖的阿卡的米，亞里士多德的蘭辛而外，有芝諾 (Zeno, 336-264 B.C.) 的斯多噶派 (Stoic Schools)，伊壁鳩魯的學派 (Epicurus, 342-270 B.C.)。這兩派都是直接受蘇格拉底學派的精神，而前者主嚴峻的意志鍛鍊，後者主超脫的自我快樂，要不外是希臘末期的時代精神的反映。此後諸學派漸漸結合，更由修辭學校、哲學學校的蛻變而成雅典大學。小亞細亞的Pergamum與Tarsus，在Rhodes島，在埃及的Alexandria，均有大學，爲傳播希臘學術文化的中心，經過幾世紀而更盛。亞里山地亞大學的圖書館，搜羅極富，藏書達七十萬卷。以後回教徒軍起，地爲所佔 (640)，書籍爲火燒毀殆盡。其殘篇零簡，傳說可供四千人公共浴場所需四個月之燃料。經過這番摧殘，希臘文化，就黯然地沈埋下去。牠的寶藏，要等到文藝復興時代，纔有人來發掘了。

第四章 羅馬的教育

一

「我們看了希臘，再看羅馬，猶如讀罷了詩詞，再讀散文，離開了美術家的野宴 (Picnic)，再入商賈的肆塵。」

特維孫 (Davidson) 在他的教育史 (A History of Education) 裏這樣的說。這句話是很值得玩味的。希臘人求知愛美，耽於人生的樂利，羅馬人刻實勤苦，寧為將來的幸福，而犧牲現在的樂利。前者富於想像，後者多務實行。前者崇尚理知，後者尊重權力。所以羅馬人是最具體最實際的民族。堅定 (Constantia)、果敢 (Fortitudo)、嚴毅 (Gravitas) 是羅馬人的美德。至於玄妙的理想，精深的藝術，是羅馬人所不長的。他們的蔑視個性，遵守約束，能耐勞苦，很和斯巴達人相似。可是他們實踐起來，並不因為是嚴厲的紀律，而是出於自由的意志，這又和斯巴達人不同。羅馬所供獻於世

界文化的，不是哲理，不是文學，不是藝術，而是法律、制度和政治組織。這也是他們民族的天才。

羅馬建國在現今的意大利，在突出於地中海中央的南歐之大半島之一的亞平寧半島上。低伯(Tiber)河過境入海，亞平寧山(Apeninnes)的支脈，分佈在四面。氣候溫和，農產豐富。亞平寧半島，本是希臘人的殖民地，所以有大希臘之稱。中北兩部，在羅馬未建國之前，是很荒僻的。建羅馬城的始祖，是臘丁人(Latins)。相傳古代的臘丁，本有三十多個部落，而以阿勒巴郎加(Albalonga)雄偉有大略，富國強兵，盛極一時；不久改爲民主共和(509 B.C.)，設執政官兩人，名公脩爾(Consul)任期一年，另舉監國一人，以濟緩急，任期六月。以下有元老院，由貴族族長組成；有貴族會(Comitia Curiata)，由貴族組成；有兵員會(Comitia Centuriata)，由軍士組成。但是大權是常握在貴族手裏的。後來國內時起紛爭，到紀元前494年，平民設保民官(Tribune)，制定法典，刻在十二銅標之上，這便是一直影響到現在的羅馬法的濫觴。及至李錫尼(Licinius)做保民官時(367 B.C.)，又頒布李錫尼新法，公脩爾二人中，平民必居其一，內爭始稍息。到了紀元前147年屋大維(Octavianus)出，又造成了羅馬的帝政時代。羅馬帝國，統治古代世界，歷五百年之久，至紀元476年而傾

覆。

二

羅馬教育，也可以分成幾個時期。在王政時期，完全是家庭教育。羅馬的家庭是嚴格的一夫一妻制，妻對於夫，子對於親，祇有絕對服從。夫權親權，是屬於公民五權之中的。因此兒童的教育，無論是體格的鍛鍊，德性的薰陶，都由父母擔任。自幼便以畏天敬人愛國諸道，教育兒童。年齡稍長，對於家事的操作，田畝的耕耨，宴會的儀禮，都使兒童在實際的生活中學習。女子的教育純粹是良妻賢母的訓練。

到了共和時代，在教育上沒有什麼顯著的進展。不過在德育方面，更注重武勇、廉恥、質樸剛毅、忍耐諸德的培養。教育方法，由抽象理論的講述，而進於具體實例的條舉。所以在教材上，偉人英雄的傳記，是家庭教育的惟一的材料。家庭聚談或賓客宴會，他們都不會忘記對他們的子女誇耀祖先的豐功偉業。在紀元前 500 年，學校的形式初次在羅馬出現。和現在的學校一樣，他們集合許多

兒童於一堂。學科有十二銅標法典 (Laws of Twelve Tables) 和唱歌。教師稱為列德拉脫 (Lictor)。對於這種學校，國家取放任態度，純由私人設立，徵收學費，以資維持，在社會上的地位是很低的。

羅馬詩人 荷魯斯 說：『羅馬征服希臘，而還被希臘文藝所征服。』當希臘盡歸羅馬版圖時 (146 B.C.)，羅馬反成為希臘文化的俘虜。便是在教育上，也至帝政時期而一變。屋大維統一以後，教育大興，各級學校的增加，學校內容的充實，都是具體的例證。教育精神，從實用漸漸趨於文字知識。音樂、數學和初步的論理學，也列入學科之中。因為雅典有『黃金時代』，這個時期有人也稱為羅馬的『白銀時代』。現在且把這時期各級學校的內容，作一概括的敘述。各級學校間的關係，在克伯雷 (Cubberley) 教育史上有一個羅馬教育系統圖，現附在下面：

初等教育	中等教育	專門教育	大學教育
6, 7 — 12 歲	12 — 16 歲	16 — 18, 19 歲	18 — 21, 25 歲

初等學校	文法學校	修詞學校	大學
讀書, 寫字, 計數等	文法, 文學	文法, 修辭, 文辯, 法律	法醫, 工程, 數學, 文法, 修辭

(A) 初等學校 (Ludus) 教讀, 寫, 算, 英雄故事, 詩歌和十二銅標法典。對於文法的訓練很少, 祇有記誦翻譯希臘史詩劇本格言而已。學校和共和時代同樣是私人辦理; 多就人家餘屋, 或廟宇而設。教師多半是殘廢不能做別的職業的人。管理教督, 異常嚴酷, 尤其是時時的施行體罰, 所以學校裏的兒童, 僅僅受機械的訓練, 而缺乏樂羣的精神。

(B) 文法學校 這是較高級的學校, 有希臘拉丁兩種。希臘語多為僧侶所學習, 因為藉此可以知道希臘祭典的儀式。教師稱 *grammaticus*。學科有文法, 語言學, 文學等科。間或也列有體操軍事訓練的科目。其機械的教法, 和嚴峻的管理, 與初等學校同。

(C) 修辭學校 (rhetorical school) 這是最高的專門學校, 以養成法律或政治人材為主。教師稱 *rhetor*。羅馬最重演說家, 有辯才的人, 便能立致顯達。所以訓練演說家的學校, 也應備

要而起。教授方法重記誦，關於道德法律或政治問題的有名演說辭，都令學生記誦，並且練習語法和姿勢。

(D)大學 希臘文化既大盛於羅馬，羅馬人到雅典亞里山地亞等大學肄業的逐漸加多。范斯伯欣帝(Vespasian 於 69-79 A.D. 在位)建圖書館於和平神廟，已奠羅馬大學的初基，後來恢擴講舍，設法律、建築、算學、機械、拉丁及希臘文法、修辭學等科，延教授主講。

三

羅馬學校既然很簡單，教育學說，也很沈寂。有名的教育者，只有雄辯家西色羅(Cicero, 106-46 B.C.)、昆惕良(Quintilian, 35-106 A.D.)、哲學家色尼加(Seneca, 4 B.C.-65 A.D.)、歷史家普魯泰兌(Plutarch, 46-120 A.D.)。其中尤以昆惕良爲重要，現在略述他的生平和學說於下。

昆惕良生於羅馬屬地西班牙的加拉俄羅利(Caloesurra)地方。他曾在羅馬研究辯論術，歸

國後，從事教育，負一時博學鴻才的令名。設羅馬雄辯學校，門弟子靡然從之。他的名著，有辯論學 (Institutio Oratoria) 十二卷，說明辯論和修養的方法。昆氏最重兒童幼稚時期的習慣，他說保
姆要操正確的語言，有純良的品格，因為幼稚時期的印象，至長大後不易泯沒。『如盛新器，其味常在。如染素絲，其色難變……兒童有了善良的習慣，還易流於惡，倘有惡劣的習慣，更怎樣改善呢？』他又承認，教育兒童，應適合年齡程度。教師督責不宜過急，使兒童對於所學，漸成厭惡，致終身不復感興趣。他對於體罰是很反對的。他說，教育者不能拿對付奴隸的態度來對付將來的國民。倘不能誘導訓誡，而驟行體罰，適足以引起兒童反感，使更陷於不善。教師果能教導有方，就決無施行體罰的必要。這種說話，確是當時一般學校教師所未見到的。

第五章 中古時代的教育

一

自西羅馬帝國的滅亡(476年)至東羅馬的滅亡(1453年)，其間約千餘年。這時的歐洲，蠻夷侵略，戎馬擾攘。人民幾全陷於蒙昧之中。文化教育，不絕如縷。史家稱這個時期爲「黑暗時期」。中古的教育權操諸教會。宗教以外，幾無學問可言。現先講宗教教育，次述經院學派，次述中古大學，次述武士教育。終述市民教育，以見當時教育之一斑。

基督教，是猶太人耶穌(Jesus)所創。耶穌以 A. B. C. 年生於猶太國耶路撒冷郊外的伯利恆(Bethlehem)。父親約瑟是木工，母名馬利亞，傳說馬利亞在未出嫁以前，忽然感了神靈而懷孕。這是宗教上的神話。關於他的幼年，還有許多傳說。但在歷史上看，除去和父親同做木匠度着平凡的生活以外，並沒有什麼足記錄的事蹟。他三十歲時，有一位名叫約翰的，常常說：「神國近了。」促

人民悔悟，到約但（Jordan）河去受洗禮。約翰的宗教運動哄動一時，耶穌也受了他的洗禮，因而發生賴覺，彷彿自己就是上帝的兒子。於是退處曠野，和一切世界的誘惑奮鬥，經過猛烈的苦悶，纔決定了救世的規模，和傳道的計畫。

「耶穌清癯而奮勉之人格，受近世基督教藝術失當之尊崇，致改其面目。亦如釋迦之人格，由僧迦中人以袒胸趺坐之金身偶像，變其原形，真像莫覩。耶穌者，赤貧之教師也；恆往來於猶太各地間，赤日當空，風塵僕僕，資以餬口者，不過偶然之布施耳……語其性情，則極其誠懇，富於感情，易勃然發怒……語其教旨，則新穎簡單而深闊，即「上帝為全世界之慈父，」「天國漸近於人境」是已……推其極，不但以上帝博愛，人類大同之名，而推翻親族之私愛，與家庭之關係已也。其教訓中，更明明反對經濟制度中一切階級，一切私有財產，及個人之優先權利等。彼以為人類盡屬天國，其所有者，皆係天國之所有，人類惟一之合理生活，乃竭己所有，盡己所能，以行上帝之意志……在其大放光明之天國中，無財產，無權利，無可驕，亦無可尊；無所求，亦無所報；惟愛而已矣。時人習於幽闇，一旦受此強烈之光照耀，未有不昏眩惶駭，大聲反對者……無怪乎祭師等知此與若輩，勢不兩立，

而必欲置之死地；無怪乎羅馬軍士遇之，若有物焉盤旋於其思想中，將震撼其所受之訓練，遂至不知所措而發爲狂笑，戴耶穌以荆棘之冠冕，圍以朱紅之袍，嬉之爲愷撒，以快一時之意也。」（以上摘引韋爾斯世界史綱，見漢譯本上冊四二九——四三七頁。）紀元三十年，耶穌在耶路撒冷講道，被執，羅馬方伯彼拉多鞠訊之，判死刑。與盜二人同釘死於十字架上。

耶穌的教義，內容甚廣，不是幾句話所可概括。有兩點是最值得注意的：（一）耶穌的教義，是超越知識而基於信仰的。自蘇格拉底倡「知識即德行」之說，哲學家所探求的，僅囿於正確的知識。耶穌的教義，卻從信仰出發而超於知識之上；甚至和知識相背馳，這是和希臘思想根本不同的一點。韋爾斯氏說：墨子所謂，「諸侯相愛，則不野戰，家主相愛，則不篡，人與人相愛，則不相賊，君臣相愛，則惠忠，父子相愛，則慈孝，兄弟相愛，則調和。天下之人皆相愛，則強不執弱，華不暴寡，富不侮貧，貴不傲賤，詐不欺愚，」和耶穌的天國相近。其實墨子主「兼相愛，交相利，」是以利己心爲前提，訴諸人類的理智的；而耶穌主博愛，則以人類對於神的愛爲基點，訴諸人類的感情。依耶穌的教義，是由對神之愛而有對人之愛。人們在上帝的前面，承受上帝的慈愛，一律平等，毫無差別。上帝是全人類的

父，人類是上帝的孩子們，本來是同胞，何來人我之分呢？耶穌對門弟子講：『最大的誠命，是盡心盡性，盡意，盡力去愛神，其次便是愛人。』只有信心，便生愛力，這是和墨子學說不同的地方。總之，耶穌說的不是哲學家的話，而是宗教家的話。崇奉他的話，也只有所謂『但應信仰，不應毀謗』了。（二）

耶穌的教義，重視來世，而蔑視現世。他的登山第一訓，示人八福，說：……『貧窮者福矣，以天國為其國也。哀慟者福矣，以其必得慰安也。溫和者福矣，以其將奄有世界也。慕義如飢渴者福矣，以其必得飽足也。矜恤者福矣，以其將見矜恤也。清心者福矣，以其將見上帝也。使人和睦者福矣，以其將稱為上帝之子也。為義而受迫害者福矣，以天國乃其國也。』（馬太福音第五章。）從此靈魂的慰藉，使人生得一最後的歸宿，任現世如何痛苦，如何悲慘，為了超生天國的一信念，卻不難『離一切苦，得究竟樂』了。我們知道，自羅馬帝國建立以後，承希臘文化的緒餘。理知的末流，趨入於懷疑。享樂的極端，趨入於利己和縱慾。一時驕奢淫佚，風俗頹靡，而人民的痛苦，也如水之深，如火之熱。耶穌本平等博愛，信仰來世之說，登高一呼，淺而易知，簡而易行。無論後來受若何的抨擊，而在當時，總不能不算

是長夜的晨光，衆生的福音了。

耶穌死後，教徒保羅 (Paul) 大昌其教，奮身宣傳，廣設教會，但初期教徒為當時政府所不容，大受迫害。他們常常在黑暗的夜裏，由山林地窟中，點一盞黯淡無光的燈，聚着許多信徒環泣祈禱。倘不幸給官吏捉了去，便放到御苑裏，縱猛獅搏噬，君臣聚觀，恣為笑樂；或者在身上很厚的裹起來，燒着當庭燎，慘酷達於極點。至君士坦丁 (Constantine) 為帝，始於324年定基督教為國教，經三百年的磨折，耶穌教才正式確立。所以說：『殉道者之血，是弘法之種子』 (The blood of martyrs is the seed of the church)。

在基督教的初期，教育文化事業，很為貧乏。一則因為他們的教義，為當時西歐野蠻人說法，談不上學術。二則教徒在暴力迫害之下，斷脰流血，艱危奮鬪，對於希臘羅馬學士的繁文詭辯，非常惡恨，無暇建學術的基礎。三則教徒冥心天國，屏絕世務，於人生所需的學識，本非所重（見 O'Donnay: History of Pedagogy, p. 63），及勢力漸強，傳播漸遠，才稍稍受希臘學術的薰染。至二三世紀始於亞力山地亞有問答學校 (catechetical school) 的組織，專事教義的辯證與宣揚。最著名的教父，有克里門 (Clement, 150-220) 和奧里琴 (Origen, 185-254)。

紀元 529 年，札斯的寧帝 (Justinian) 下令停閉一切非基督教的學校。於是中世紀一切教育，完全移於教父之手，而僧院學校 (monastic schools) 大興。僧侶所持之戒，以絕慾 (chastity)、安貧 (poverty)、服從 (obedience) 爲最要。大師聖培尼忒 (St. Benedict, 480-543) 制定戒律七十三條。僧徒於懺悔祈禱之外，每日勞動操作七小時，讀書二小時。書以聖經及宗教著述爲限。古文、文學、哲學，皆視爲邪說，讀不得。又因書不易得，各僧院都自設『抄書室』 (scriptorium) 命僧徒長日傳抄。在中古晦盲的時候，這些日抱遺編，摩挲傳寫的蕭寺孤僧，隱然延長了文化將絕之脈。僧侶於修道之暇，也常招院外的學生，授讀、寫、算等學科，是爲僧院學校。這是當時僅有的學校了。

紀元 800 年，佛蘭克 (Franks) 族的沙爾大帝 (Charlemagne) 建神聖羅馬帝國。他要普及文化教育於野蠻的日耳曼民族，下令推廣僧院學校，強迫僧人讀書。又請英人亞爾肯 (Alcuin, 735-804) 爲宮中侍講，創設宮庭學校，招皇族子女入學。那時的學問，就是所謂『七藝』 (seven liberal arts)。其中又分三科 (trivium) 與四科 (quadrivium)。三科是文法、修辭、辯證；四科是數學、幾何、音樂、天文。

克里門、亞爾肯在基督教教育上的貢獻，上面已提及了。這派的學者，後來稱爲「教父哲學者」。自十一至十四五世紀，教父的神學，漸受希臘思想的浸潤。許多學者想以哲學的方式，來證明宗教的信條，於是有經院學派或煩瑣學派（scholasticism）的興起。這派的目的，是想對於宗教的信條，給以合理的基礎。他們比較那教父哲學者把一般人的信仰，視爲事實的教義，而單加以系統的說明的，又進一步了。他們要把教義解釋成爲真理。譬如教父哲學者說：「神是人。」那末經院哲學者卻要說「神爲什麼是人？」不過根本上「神究竟是不是人」這問題，他們也是不問的。所以經院哲學，還不是真真探索真理的哲學，不過是把教義變成合理化罷了。其優點，是論證精微，剖析毫芒，而劣點是空虛煩瑣。無怪日本人把他們譯稱「煩瑣哲學者」。他們的方法，純取辯證術（dialectic method），其中心問題，是普遍（universal）和特殊（particular）的關係怎樣。自詭辯家以人爲萬物之權衡，認特殊之個體爲實在而後，蘇格拉底乃重普遍概念，柏拉圖繼之，更認原型觀念有客觀

的存在。到了經院學者，又分成兩派，一派承柏拉圖說，以普遍概念爲實在，爲神性中的原型；世間現象，不過是原型的摹本。這派叫唯實論（realism）。另一派說，所謂普遍概念，僅屬名詞，而實在則爲個體之事物，這叫唯名論（nominalism）。更有折衷兩派的，以爲普遍就存在於特殊之內，這叫概念論（conceptualism）。在這裏有幾個值得敘述的學者，分述於下：

愛利奇那（Erigena, Johannes Scotus）他的生死年月，大約在紀元 810—880 年之間。他青年時就學於愛爾蘭，精希臘語，很爲衆人所敬畏。法王嘉爾（Charles the Bald）聞他的名，聘到巴黎管理宮庭學校，待遇很優。晚年回英，擔任牛津大學講席，又做馬墨斯布利（Malmesbury）的主教。但他豪邁性成，頗招一班僧侶的怨恨。最後法皇目爲異端，終於羅毒刃而死。愛利奇那是把新柏拉圖學派的哲學，和基督教教義相調和。他以爲萬物由唯一的神出而復歸於神。差別性是由普通性分出來，由種生屬，由屬生個體。去彼我之別，而合一於神；人生目的纔能達到。他又主張真正的哲學，便是真正的宗教，哲學與宗教，是二而一的。在教育上，他曾想把從來附屬於教權的寺院教育，改爲基於哲學的理性教育。所以經院哲學的大盛，雖在愛利奇那以後，可是這學派的始祖，總還要

推他。

安孫 (Anselm, 1033-1109) 是有名的唯實論者，生於意大利貴族的家庭。自幼篤信宗教，曾到法國有名的培克 (Beac) 寺院，跟着蘭富蘭克 (Lanfranc) 讀書，度寺院的生活。累升為寺長。後又繼蘭富蘭克做根德堡 (Canterbury) 底大主教。他以為宗教上的信仰，雖先知識而存在，但和知識合一的信仰，更為可貴。他想把柏拉圖學說和基督教調和。他說：神是絕對的，因而有無限的屬性，既有無限的屬性，那末他的存在是無可否定的。他又說普徧是先特殊而立的實在，所以他是唯實論者。

羅斯林納 (Roscellinus) 是唯名論的健將，生死年月不詳。1096年他兩次遭羅馬教會的破門。他主張凡是普徧的東西，就不是實在；實在只是個體。所謂普徧，都不過是我們由抽象而成的觀念的名目罷了。

亞培拉特 (Abelard, 1079-1142) 生於能德 (Nantes)，是一個概念論者。他從羅斯林納求學，受羅氏唯名論的影響很大。他對於希臘哲學探究很深。亞里士多德更是他所傾倒的人物。他歷次

在米蘭、巴黎等處任教授，很有成績。1140年爲反對派學者所彈劾，受教皇破門罪的宣告。他的學說，從羅斯林納的唯名論出發，而歸結到亞里士多德的實在論。他以爲由存着神意中的觀念而後成各個事物的普遍性，普遍即存在於特殊之中，所以他是折衷的學者。

現在我們要總括的說一說：經院學派對教育上的影響，自愛利奇那而後，使基於教權的基督教教育，漸漸重理性和觀察，雖不能說後來科學的勃興，是發源於此；但至少有一些影響。至於中世紀末大學的成立，和大學講學的風氣，更不能不認經院學派爲根本的動力。

三

我們剛說過，大學講學的風氣，是起源於那時的經院學派。從學者和學生們相互研究的團體，就產生了所謂大學（University）。歐洲的大學，最早的是1050年間創設的意大利南部的薩勒諾（Salerno）大學。這個大學本是醫學校的初祖，後經政府的許可，加入哲學、法律諸科。不久波羅尼（Bologna）大學，也於1113年頃成立。初僅授法律，後經政府認可，加哲學、神學等科。學生人數

曾達一萬二千人之多。巴黎 (Paris) 大學創始於 1150 年，學生更多至二萬餘人。同時各地大學也先後興起，其間著名的有 1249 年的英國牛津 (Oxford) 大學和 1284 年的劍橋 (Cambridge) 大學。繼之者有德國的威因 (Wien)、海德堡 (Heidelberg)、哥爾 (Köln)、歐夫 (Erfurt)、來比錫 (Leipzig) 等，都一一確立起來。

大學課程，都由教皇用教令來規定。起初範圍很狹，至十三世紀而後，漸採亞里士多德著作爲教本。教學方法，因爲受了經院學派的影響，注重形式訓練。尤其是對於論理學，特加研討。哲學、神學、幾何、天文也很重視。當時大學在社會上很占勢力，便是當道的王侯，也不敢輕視，反而與以種種特權，來取得他們的歡心。如在法律上，經濟上，大學生可以免除服兵役、納糧稅的義務，且可免普通法庭的拘捕或處分。在學術上，大學有發給學位證明師資之權。

四

自羅馬衰亂以後，封建制度代興。在軍事擾攘之時，武士成爲社會上的主要人物。無論王侯地

主，都得借重他們來保護。所以武士教育，也應需要而產生。武士教育的理想，重服務，尚順從，尊婦女，愛主護教。所以他們的格言是：「把我的靈魂，獻之於上帝；生命獻之於君王，心情獻之於婦女，這是無上的榮譽。」至於他們教育的實施：兒童七歲，在家庭受教育，由父母講述古代英雄豪傑的軼聞遺事，激發他們慕義勇武的精神，並養成順從恭敬諸德。七歲至十四歲，入王侯宮廷充侍者（*Page*），跟隨主人出入，並隨侍主婦。這時所學習的是音樂、詩歌、各種儀節。十四歲至二十歲，稱從士（*Squire*），始得使用主人的武器，從主人遊戲、打獵、戰爭。這時的學科是乘馬、擊劍及各種戰術。二十一歲才行莊嚴的儀式，正式列為武士（*Knights*）。凡武士應盡的本務，如敬神、服從長官、尊禮婦女、扶弱懲暴、愛護教徒，都在這時宣誓。中古俗世的武士制度和宗教的僧侶制度，一樣是以固定的形式和組織，來實現社會的理想。

五

歐洲自十三世紀以後，因為新航路的開闢，航海業的發達，工藝製作的進步，幣制的改良，匯兌

的便利，使工商業在客觀條件上，得了許多方便和助力，呈着突飛的進步。這種經濟制度的變革，反映到政治上來，便是封建制度的崩潰，和市府的興。歐洲許多國家，在過去受過日耳曼人的蹂躪所蹂躪而衰落的，現在都有了活躍的氣象，日趨繁榮了。戶口的增多，財富的加厚，都是事實上的證明。商人在社會的地位，漸漸高升為中等階級了。貴族對於政權的壟斷，再也不是他們所能忍耐的了。於是市民要求各種權利，想脫離地主的羈絆。但是這些活動，處處都感覺到新知識的需求。人民對於智識，再也不容忽視了。結果，便是教育的進展，各商人團體，在這時設立了許多教授拉丁文法和算術的初級學校，這叫做基爾特 (guild school) 學校，還有一種市府所經營的市民 (burgher school) 學校，課程更是適應經濟上的情形。教師起初還是由僧侶擔任，以後市府互相團結，市民來學的人多了，才逐漸脫離了教會的勢力。中古時代，到了這裏，如漫漫長夜，鐘漏將殘，新時代的曙光，已浮於天際了。

參考書舉要

(1) 一般的

Boyd: History of Western Education.

Cubberley: History of Education.

Weber: History of Philosophy.

Wells: Outline of History.

(二) 關於希臘教育的

Freeman: Schools of Hellas.

Mahaffy: Old Greek Education.

(三) 關於羅馬教育的

Clarke: Education of Children at Rome.

Laurie: Historical Survey of Pre-Christian Education.

(四) 關於中古教育的

Adams: Civilization during the Middle Ages.

Sandys: History of Classical Scholarship.

中華民國二十二年二月初版

(二〇二五二)

師範小叢書 西洋古代教育一冊

每冊定價大洋貳角

外埠酌加運費匯費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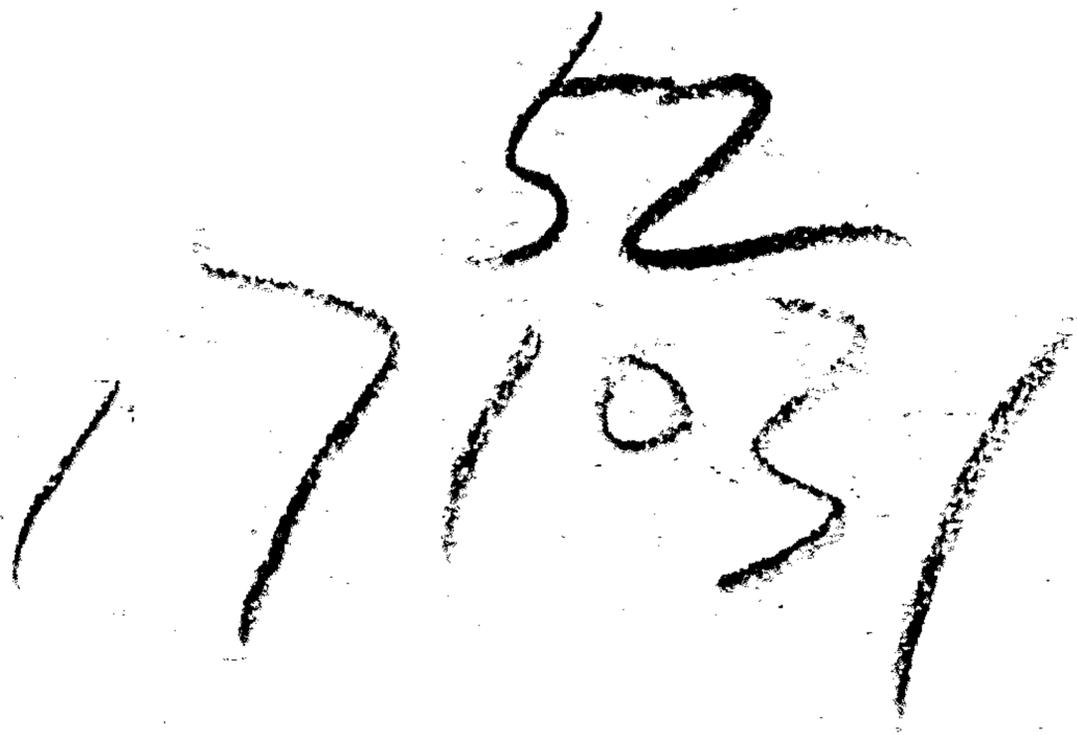
著者 孟憲承

發行人 王雲五
上海河南路

印刷者 商務印書館
上海河南路

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
上海及各埠

版 翻
權 印
所 必
有 究



0.04
7